



鹿台阁

曹强摄

鹤壁，一座有气质的城

□张舟子

鹤壁，真是一座具有浪漫气质的城。

鹤壁的气质源远流长。商纣王的朝歌就在鹤壁下辖的淇县。纣王是亡国之君，但是，当年的朝歌无疑有浓郁的文化艺术气息。西周春秋，鹤壁属于卫国。卫国有一个喜欢养鹤的国君卫懿公。卫懿公不仅养了大量白鹤，还专门为白鹤修建官室，甚至为白鹤封官赐爵。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鹤以其清闲闲放被《诗经》《周易》用来比喻贤人，爱鹤、养鹤是一种很高雅的爱。苏轼说，爱鹤亡国，当然是件令人惋惜的事情，但能够战死沙场，还算不失英雄气度，倡导了爱鹤的风尚，更是一件文化建设的奇功，丝毫不逊色于李后主的词和宋徽宗的画。

说到《诗经》，有必要补充一句，《诗经·卫风》的全部和《诗经·邶风》《诗经·鄘风》的一部分，就产生于这片土地，这里可以说是《诗经》中诗歌创作最集中的地方，至今淇河还被称为“中国诗歌之河”。鹤壁诗韵，古老的淇河从遥远的商周一直流到现在，至今还滋养着鹤壁这座城。淇水诗苑、鹤鸣湖，无不散发着这片土地浓郁的艺术气质。

鹤壁的气质也从生活深处散发出来。在淇水诗苑，你会“遇到”唐代诗人王梵志。王梵志是浚县人，他的诗接近打油诗，不属于唐诗的主流。但是，他的诗来源于生活本身，是对生活感悟的诗意提炼。淇水诗苑的一块书卷形状的石头上刻着王梵志的诗：好事须相让，恶事莫相推。但能辨此意，祸去福自来。知足即是福，不假多钱财。谷深塞易满，心浅最难填。盛宴皆是一，生死亦同然。无常意可见，何劳求百年。诗，写得明白如话却又说理透彻，感觉就像面对一位慈祥的长者，正在聆听他风趣幽默而又诗意盎然的教诲。唐朝末年的范梈(shū)评价王梵志的诗“归真悟道，佻俗乖真”，确实是不刊之论。

山城区大胡村的李尚书故居，是到鹤壁的游客一定要去看看的地方。李尚书故居是保存完好的明清建筑，整个大院由五座并排的九门相照的院落组成。所谓九门相照，就是一座大院、五重院落，南北排列，中轴线上开九道门，门门相通，令人感叹“庭院深深深几许？”院落里面，高高的哨楼，女儿楼侧又窄又陡，只为方便“三寸金莲”上下的楼梯，都能引起参观者丰富的联想，从中感受到古人在其中的生活和这种生活散发出来的诗意。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刘伯承元帅的指挥部，院里悬挂着刘伯承当年的照片，又把人的思绪引向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时代。

鹤壁的城市设计同样富有艺术气质。阳春三月，樱花盛开，我们一群人沿着樱花大道行走，不时有几树樱花引起同行美女的尖叫，尖叫过后，她们连忙簇拥过去留影。最惊艳的是在樱花大道邂逅了几树丁香。对丁香闻名已久，看到了丁香花，于我还是第一次。丁香花那样洁白、那样干净，花瓣那样柔嫩。戴望舒用丁香比喻美女，真是绝妙。热情的主人告诉我们，整个城市的道路，每条路都栽有不同的树木。这样，每个季节都会有不同的景观。我坐在车上留神细看，果真如此。

鹿台阁是一座宏伟的建筑。鹿台阁周围的建筑设计也别具匠心，每一栋高楼的设计都不相同。看惯了城市里整齐的几何形状的楼群，觉得这儿的每一栋高楼都是一处景观。这样的建筑、街道，再加上散落在城市里的小公园、流淌在城市里的悠悠淇河、城中自信祥和的居民，可不就是诗意的宜居？

是的，鹤壁是一座有气质的城。她是名媛，从亘古款款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她是明星，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等城市名片闪烁着熠熠星光；她腹有诗书，值得你久久驻足，细细品味。

鹤壁真的是一座有迷人气质的城。

□郝洪山

红旗街，曾经是我们家乡这座城市里的主要街区和第一主干道，亦可以说是当年鹤壁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

红旗街:当年鹤壁的核心商业圈

我对红旗街50多年前的记忆，可以说是从当年的跃进塔开始的。然而，我这里说的跃进塔还不只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群体，是指当年的整个核心商业圈。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以跃进塔为中心，由南向东依次转圈排开的有：糖酒门市部、冷饮店、土产公司、蔬菜公司、回民食堂、理发店、副食品商店(红旗商店)、红旗电影院、百货大楼(前身是纺织品公司)等等。可以说，上述这些地方在当年就是鹤壁的核心商业圈。这里的每一处，都留下了我的童年足迹、记忆和快乐。尤其是跃进塔和红旗电影院，更是盛满了我童年的欢乐。

跃进塔，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仅从这3个字上理解就知道它是与一个时代有关的地标式建筑。当年的跃进塔占地也就有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在跃进塔的前面是一片绿化休闲区，石头圆桌、石鼓矮凳、灌木花草、绿树成荫。在跃进塔周围还有几个阅报亭。每到黄昏与周日，这里就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与跃进塔隔街相望的红旗电影院，当年也是或者说是我们的另一个好去处。说心里话，我小时候对看电影兴趣不大的，总觉得电影院里的那种漆黑让人压抑。记得当年看《南海潮》《苦菜花》等影片，我不仅在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就是晚上做梦也常常会哭醒。

尽管当年不太爱看电影，我却喜欢去红旗电影院。那时，红旗电影院西侧是一个休闲小广场，是市里街头演出或举办

对于在红旗街上长大的我和我的同龄人，也可以说是在红旗街上长大的鹤壁第一代人来讲，它永远是那么亲切那么刻骨铭心和那么难以忘怀……

宣传活动的场所。这个休闲小广场让我至今难忘的是小人书摊(我们小时候叫画书摊)。每到星期天，这里会摆满各种小人书摊，孩子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这里。

那时看一本小人书大概也就是两三分钱。看书的价格和小人书页数的多少、单本还是合集有关。在这里看小人书就是几分钱的事儿，但对于一个囊中羞涩的孩子来讲还是没有办法承担的。所以，我们更多采取的是“蹭书看”的办法。所谓“蹭书看”，就是在别人坐着看书时，我们蹲在旁边“蹭书看”。“蹭书看”，那也是有讲究的：一是你要静观不语，不要影响主家；二是你还要跟上主家看书的节奏，人家快你快，人家慢你慢。有时几个小伙伴也会“众筹”，你一分、我两分地合起来租书，各自看完后再交换，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掏看一本书的钱看好几本小人书。

如果按当年红旗街由东向西的顺序说，红旗电影院过去应该还有人委、市委和鹤壁矿务局。从市委大楼由东向西的一段坡道被我们称为“红旗街大坡”。据说，当年建市选址时，市委是本着“一不占煤田，二不占良田”的原则才将当时的市中心选定于此的。而且，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从市委院到四完小(今天的第四小学)，来回都要经过“红旗街大坡”。所以，“红旗街大坡”是我童年里最重要的记忆之一。

当年的红旗街不仅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市中心，还是这座城市变化与发展的风向标和温度计。可以这样说，无论任

红旗街上的童年记忆

什么时候，这座城市的政治还是经济或者是各行各业所有的一切，只要能“窥”红旗街上的一斑”便可以知整座城市的全貌。

陶醉淇河

□何银堂

初读淇河，我惊诧于她的美。林木葱郁，翠绿如画，波光粼粼，清澈如镜，让人陶醉。

人道淇河是一条爱河，只有置身其中，才能领略其真谛。你看那河岸深处的丛丛柳树下，她庇护着多少男女亲密的偎依、无尽的缠绵。再看那碧水小舟之中，白发老者带子孙游乐，把沧桑大爱化成涓涓细流传给子嗣。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有了这生生不息的天伦真情传递，才繁衍出千年和谐的淇河文化。

人道淇河是一条诗河。我们在汨汨流动的碧空间、在层层叠叠的卵石上、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下、在幽静的河床底，寻找周文王、许穆夫人的踪迹，品味“卫多君子，淇水多竹”的诗情画意。在这里，我们品到了天公造物的原生态之美。不知是胜景给了它们灵感还是它们赋予了这条河深邃的生命，或者是二者浑然天成造就了这千古不朽的人间诗境。

人道淇河是一条史河。这里的山石草木可以打开时光隧道让你领略洪荒变迁。在我眼中，河滩上的鹅卵石不是僵硬冰冷的石块，它们都有不平凡的生命，每一颗卵石都经历了水磨，每一粒石子上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若苍穹之繁星，无涯无际。在不断改造的河底，不知有多少这样的石子被岁月的风沙掩埋。

再看那万绿丛中一朵月季之红、一粒露珠之莹、一缕薄雾之姿、一鸟飞天之灵，你会感到生命无处不在，诗情也无处不在。正德厚生，臻于至善，在博大的空间中，这些生命在阳光的滋润下化腐朽为神奇，编织出淇河千古不朽的故事。

行走于淇河岸边，这里的山山水水无处不入画。驻足小憩，你会真正领悟到宁静、魅力、和谐，这才是人类最佳的栖居之地。在这里，你会感觉到生命已融入自然的从容恬淡，这里营造着家园的温馨，释放着生命独有的惬意。

依偎在这一泓凝练之旁，怡然入梦，梦回归隐的田园。

圆梦方圆 (十二)



石璞硬笔行书《千字文选(四)》



主办：方圆宫书法(鹤壁游泳馆)教研室 鹤壁日报报业集团

文化宫: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带来惊喜和快乐

我小时候，正值新兴的鹤壁热火朝天搞建设，当年整个城市从上到下男女老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我印象里，虽然那时的物质生活比较紧张，文化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至今我还记得曾经在博物馆看过书画展、恐龙化石展等展览。当年我就是在市人民公园经常举办的各种花卉展览上，认识了月季、认识了牡丹、认识了含羞草，看到了铁树开花。

让我至今难忘的是小时候在文化宫看到的那些丰富多彩、精彩纷呈的演出。国家京剧院、东方歌舞团、中国评剧院、中国儿童剧院、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等都曾在文化宫演出过。还经常会出现多家剧团分别在大湖、中山和鹤壁集三地同时演出的盛况。

鹤壁老作家李志林的一段回忆记述了当年的情景：“1963年，这一年政通人和。人们一扫三年困难时期的阴霾，文艺事业蓬勃向前……当年全国各地很多剧团都来到鹤壁演出，而最值得载入鹤壁历史的是国家京剧院的首次莅临，全市一片沸腾，观戏热潮空前，一票难求。国家京剧院为满足鹤壁矿

工的需求，一再加演。很多工友都是下班后骑车从最北边的龙宫、窝马庄赶到大湖，看完戏后再结队返回，来回几十公里，还不耽误第二天6时下班。那一年，京剧界的明星大腕都来了，有袁世海、杜近芳、李金泉等，他们演出的《贵妃醉酒》《九江口》等名剧，让鹤壁人民享受到了全国最高水平的京剧艺术。”

对那一次国家京剧院的演出，我还是有些记忆的。当然，小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什么这个角儿、那个角儿，而且当年我最初对袁世海先生的认识和兴趣还是他演鲁智深时的那个大气。那时看他在舞台上扮演的鲁智深特别威风，而他那个能一动手一肚子更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记得第二天袁世海先生自己没戏便和我父亲一起坐在观众席上观看演出，而正好是挨着袁世海先生坐着的我便不时地盯着他的肚子看。当袁世海先生得知了我好奇的原因之后，他还笑着让我摸了摸他的肚子。

记得一个假期，为帮助市豫剧团完成演出任务，母亲被派到剧团蹲点。我与同学加伙伴牛亚非(豫剧名丑牛得草之子)经常到文化宫或排练场看

市豫剧团排戏。当年鹤壁市豫剧团有不少名角：名丑牛得草、老生王根保、女老包陈慧秋及陈敏秋等。我最喜欢看的还是牛得草先生的演出。

每次看牛得草先生的戏，不仅让人笑得前仰后合，而且在开怀大笑中让人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尤其是当年他的《做文章》《三不愿意》《拾女婿》等，更是让人在幽默中受启发。当年，他最著名的剧目《卷席筒》却是我小时候并不太喜欢看的一出戏。因为小娃娃的悲惨遭遇和坎坷命运总让我难过与揪心。

那时候，最有意思的是在剧团演出时我和亚非在后台看戏。因为演出任务繁重，市豫剧团一部分人会到外地演出，一部分人手不够时，我和亚非也会在后台帮些小忙。比如：剧情里刮大风时，我们会拿着白铁皮在后面拼命地抖动制造效果；剧情里下大雨时，我们会拿起一个系满珠子的大蒲扇使劲摇，模拟出下雨的声。尽管说起来这些都是5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它给我的童年带来的那种见识与惊喜快乐，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遥远的月亮，遥远的歌谣

□沛公

撕日历时看到了农历十五的字样，忽然就想起了明月。农历十五月亮圆，今夜有月。

来到小院寻找月亮。四面的楼房很高，视线被坚硬的水泥墙阻隔。仰头望天，天空被高楼吝啬地留出一小片儿，看不到月亮的影子，也看不到星星。

街上应该有吧。夜晚街头五颜六色的灯光把天空渲染得扑朔迷离，在浑浊的空间里，人们在精神十足地喧闹和流动。反复搜寻，我失望了——月亮，十五的又大又圆的月亮，还是没有出现。

的喧嚣还是在林立的高楼、纵横的马路、闪烁的霓虹灯面前迷失了方向？千万年从没有失约过的月亮，为什么在这个农历十五的夜晚，杳无踪影？为什么？

在深深的遗憾中，我想起了遥远的童年、遥远的家乡、遥远的月亮、遥远的歌谣。

难道是美丽的月亮偏爱安静的小村？她丰满的影子总是逗留在村中那座青砖灰瓦飞檐斗拱的小楼上，总是坐在村头那棵枝干嶙峋的黑槐树上，用明亮的眼睛看孩子们在散发着秸秆香的场子中捉迷藏，醉心地倾听孩子们嗓音脆亮的歌谣：“月奶奶，明晃晃，开开大门洗衣裳，洗得净，漂得光，俺娘

给俺芝麻糖。”孩子们玩够了，唱累了，瞌睡了，月亮就打着灯笼送孩子们回家，然后趴在木格窗上，看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快乐的微笑走进梦乡，她才悄悄离去。

童年的村子里没有商店，家里没有零食，但是清澈的夜空中有美丽的月亮。有了她，要有什么有什么。孩子们排着队绕着圈，拍着手仰望着她，歌谣飞出了孩子的小嘴：“月亮圆，白玉盘，月亮弯，小木船。玉盘盛米饭，小船载薯干。米饭香，吃一缸，薯干甜，吃一年。”在忽闪着梦想和期盼的歌谣里，在月亮的身边，孩子们馋巴巴的小嘴里有了甜甜的滋味。

副刊之微信公众号河之洲

电话: 0392-3221776
电子邮箱: hbrbhezhezhou@163.com